

澳門聖若瑟中學留港校友會

會訊(雙月刊)第 99 期

二零一六年七月

香港銅鑼灣加寧街十號海威大廈 2 樓 B 座

電話：2881-8373 傳真：2363-4623 email：emily@tingsun.com.hk

網址：www.alumnisj.com.hk

Flat B, Marco Polo Mansion, 2/f., 10, Cleveland Street, Causewaybay, Hong Kong

會長 李萬益 • 副會長 林慧儀 楊國興 • 秘書 黃潔瑩 鄭詠儀 • 財務 周華根 龐素貞 •

公關 陳素娟 官一青 李婉蓮 • 稽核 黃宛平 • 總務 陳素清 • 康樂 楊志毅 孫文華 蔣貞元 黃潔英

同學會報導

- 6 月 8 日(星期三)母校舉行了 2015/16 年度初中/高中/夜師畢業典禮，鑒於會長因事缺席，留港校友會委派了林慧儀、陳素娟及周華根代表出席。

今年的畢業禮和以往有些不同。

- (一) 地點選於塔石體育館下午三時舉行
- (二) 校本部和五校的畢業同學聯同一起行禮和授憑
- (三) 年初蒞任的李斌生主教親臨主禮

當天下午天氣頗為炎熱，羅玉成和郭華邦兩位校長早已安排招待嘉賓李主教、教育暨青年局廳長梁慧琪、校務顧問陳既詒校董、鄧華禮校董、其他教區學校校長及校友會代表等等，在貴賓廳稍作休息等候儀式開始。

儀式在唱校歌，祈禱和校旗進場後便是嘉賓致辭。

- ◇ 李主教致辭大意提到 Generation Gap (代溝)，然而他說在聖若瑟畢業的同學離校時應像聖若瑟幫助聖母、耶穌建立家庭那樣懷着謙卑、信仰，面對挑戰，追隨真善美。在天主面前每人均有價值，因為天主愛世人，天主賦予每人價值，像聖若瑟一樣，活出有價值人生。
- ◇ 羅玉成校長致辭提到信仰生活福傳道路，攜手同行互助互愛進而達至幸福生活。
- ◇ 郭華邦校長致辭提議同學們即場鼓掌多謝師長和家長多年來的教導和支持，並說人縱然賺了全世界而失去靈魂，為自己有甚麼益處呢？所以同學們要有理想，要謙卑和要有感恩的心，並祝願上主與同學們常在。
- ◇ 教青局廳長梁慧琪致辭提出兩 C 的現場感受：Community— 團體 United Together 和 Compassion—COM 即共融兼有 Passion 熱忱。梁廳長提點同學們要有無私和忘我的精神，畢業人數比耶穌 12 宗徒人數多出很多倍，願畢業生離開學校後繼續發光發熱，服務他人，珍惜每一天。最後她代表教青局多謝校長和老師們作育英才為澳門作出貢獻。

- 學校已將過往校內活動之記錄影片上載 youtube，只要在 youtube 上搜尋 cdsj，便可隨意瀏覽觀賞。影片由學校不定時上載，恕不另行通知。
- 一年一度的週年聚餐即將到來，今年聚餐將於 10 月 23 日(六)舉行，詳情如下：

日期：2016 年 10 月 23 日（星期六）

地點：紀利華木球會（簡稱 3C 會）

香港跑馬地黃泥涌道 188 號

費用：HK\$300

今年是校友會委員選舉年度，候選委員名單將隨下期會訊寄出，希望同學踴躍參與。

- 近年郵費不斷上升，尤其海外郵費，有見及此，本會鼓勵校友們使用電郵接收會訊，如欲以電郵方式接收會訊，請隨時 whatsapp 9023-0838 與林慧儀聯絡或於聚餐當晚提供。

會友隨筆

- 陳既詒主任九十壽宴

五月七日聖若瑟教區中學在澳門德興海鮮火鍋酒家為陳既詒校務顧問賀九十華誕，筵開十多席，出席者有羅玉成校長、郭華邦校長，聖中師生及歷屆校友，郭校長更親自迎賓。

七時左右，陳主任由兩位兒子及媳婦等人陪同進場，賓客紛紛起立拍掌歡迎老師，晚宴前各人爭着與他拍照。晚宴的高潮是向老師致送禮物、賓客們列隊上台，為陳主任送上生日蛋糕，萬壽蟠桃等等，聖中留港校友會委員周華根、蔣貞元，鄭詠儀和黃宛平一同上台，代表校友會送上賀壽大利是一封，恭祝老師福壽延綿。其後陳主任回禮全場賓客利是一封，還有名茶禮盒，師生深厚之感情更洋溢於言表。祝酒後，陳主任切蛋糕，賓客齊唱生辰快樂歌，氣氛熱烈之至，場面熱鬧而溫馨。

陳既詒顧問在職聖中七十載、桃李滿門，生日會中聚首一堂，重溫當年師生打成一片的歡樂時光，不少校友皆感念昔日在聖中得到良師啟發，傳授知識之外，學懂為人處世之道，踏足社會後，也能在各自的崗位上發揮所長，活出己立立人的聖中精神，陳主任實在是聖中師表，也為後輩之楷模！

（旭社 黃宛平）

- 淺談運動

靜坐梳化椅，面對電視機，觀看湯姆斯杯男團羽毛球賽，眼看球來球往，腳步輕靈，攻守有度，看得津津入神。最喜察看球員比賽心態、眼神、面部表情，可看出球員的鬥志是否移動、神色不穩，勝負可判。羽毛球易學難精，特別消耗體力，現今譽滿宇宙的單打球員有；湛龍、李宗偉、林丹等。

退休後，不愁寂寞，有電視作伴，幾乎所有世界級賽事，盡收眼底。奧運田徑、籃、足，是歐洲人天地。亞洲人體力所限，染指無緣。跳水、乒乓波中國稱雄世界，其他如四大網球賽，澳、

英、美、法，獎金不菲，出色球員早年如阿加斯、麥根萊、張德培，跟着是費達拿，現今要數祖高域。每四年一屆的世界足球賽，每年的歐洲聯賽冠軍杯，世界最佳球隊首推巴塞隆拿、皇家馬德里、拜仁慕尼黑、英超的曼聯，沒有了費爵爺的帶領，不知所踪。份外出色的球員：美斯與C朗拿度，尤以美斯是數屆世界足球先生，無影腳，最擅把握入球機會。

桌球亦是可觀，球員頭腦冷靜而斯文，中國神童丁俊輝，初在臥虎藏龍的英格蘭，光芒四射，奧蘇利雲的霸氣，羅拔臣，特朗普的神射，都是難纏的人物。其他運動的風雲人物，也可如數家珍。這句話引用得不太恰當，因無家珍可數。

體育早成職業化，優秀的運動員，億元身家已甚為普通。昔年網球阿加斯，獎金可購私人飛機，四出作賽。英足球明星碧咸，住六千元美金一晚的酒店，周薪二百萬港幣的球員為數也不少。

球是圓的，勝負難料，鬪志是決定成敗的一個重要因素，例如本屆的足球，歐洲聯賽冠軍杯，中游的球隊馬德里體育會，憑神勇鬪志，在八強先挫頂級球隊巴塞隆拿，繼在四強淘汰奪冠呼聲甚高的拜仁慕尼黑，五月廿八日決戰皇家馬德里，執筆時是在廿八號之前，結果恕難奉告。

求學時，勇猛有餘，常識不足，以下所舉的兩事件，足證明年少無知；〈一〉一次在校運會中，參加了四百米賽跑，賽前進食了一大碟叉飯，以為飯為力，誰知前三百公尺，一路領先的我，眼看被身後的跑手逐一過頭，賽後面如土色，將所有進食的東西嘔吐，才稍覺舒服。另一次是代表澳門參加港澳田徑賽，我參加的是持杆跳，最先的幾跳，輕盈美妙，也聽到對手的讚許，接着澳督蒞臨，一切比賽暫停，一般儀式過後，澳督告退，比賽繼續，但我發覺手腳軟柔乏力，原來當時冬天，北風凜冽，不識保持體溫，體力全被北大人帶走，當時不知敗北因由，還以為技不如人

今已是八十老人，成敗得失有何重要？體育卻豐富了我的人生，學會了明辨是非，洞明世事對做人的重要！

（五五年鵬社 鄒而欽）

● 耳鳴與我

我此生有幸，兩位依附我體內的小淘氣將一直跟隨我走畢人生之旅。”痛風”從1984年伴我至今32年，另一在我體內較痛風歲月還長，已逾半世紀的是”耳鳴”。

1962年夏天的某日早上起床時，發覺右耳突然聽不清聲音，宛如洗頭時為水灌耳，我以手捏耳朵輕輕的拉扯並把頭右傾側，希望把留在耳內的水抖出來。但發覺沒有水或液體從耳內流出來。再以小片廁紙卷成紙條向耳內旋鑽數下拉出來看看，也沒有發現黏着甚麼，但總覺得很不舒服。由於趕着上課，不再處理。下課後把情況一一告訴母親，她着我躺下給她看看並替我掏耳，掏出了油質的耳垢後問我是不是好了些，我答耳內依然是灌了水的感覺。母親便說翌日試試以烏豆煲魚頭給你吃，看可以改善一點不，可是吃了數天後，情況好了些但未能回復正常，雖然沒有了水入耳的感覺，但有了響聲，還是蠻不舒服的。

數天後的晚上，我獨自前往位於當時在水坑尾，百老匯戲院對面的白馬行診所求診耳鼻喉科，大夫聽我描述症狀起因並檢查後，以音叉在我後頭來回移動測試左右兩耳反應，沒有發現明顯不妥，便對我說懷疑我右耳內的三塊聽覺小骨，不知何故錯位重疊了，產生了我現時的症

狀，他可以替我施手術把三塊聽覺小骨置回原來的位，但無法保證目前的情況不再發生。當時未有討論具體手術和費用，着我回家和家長商量後再回覆，現時不用也沒有藥可服。和母親討論後，決定前往鏡湖醫院耳鼻喉科求診，依然是獨個兒前往，這回的診斷是我右耳耳垢太多且附着耳內很牢，交給我一小瓶油囑咐我以瓶中所附的小泵往耳內滴入幾滴油，一段時間後耳垢自行流出便沒事了。我此時便追問大夫是否由於耳內的三塊聽覺小骨錯位重疊引起我的症狀，大夫答沒有這回事。

有如吱了的蟬鳴聲依舊不停的在響，我再前往荷蘭園稱八間屋的一位關姓老醫師問診，他斷的是腎虛寒引起，忌吃蛋和生冷物，服了所開中藥兩星期後症狀亦不見絲毫改善，便停診不管亦不再作其它診療了。反正日常生活如常，晚間亦安然入睡。

直至 1975 年 3/4 月間故同窗李榮業告訴我他有耳鳴並伴有三叉神經痛，切片檢查後證實患上鼻咽癌。這時我在中環康樂大廈上班，前往位於皇后大道中一劉姓耳鼻喉科醫生問診，我一一告訴他症發和診治經歷後，他作了檢查和以音叉測試後，着我先作深呼吸後屏著氣，手緊捏兩鼻孔，用腹壓把吸入的氣逼出，我感覺到氣從左眼內角（近鼻樑）有氣和淚水迸出，但右眼相應部位並沒有這現象，我重複相同動作三次，結果相同。劉醫師說：你右邊的咽視管閉塞或收縮了而引起耳鳴，不必擔心這是鼻咽癌症狀之一，平常多反復剛才動作，希望可以幫助擴寬收縮了或閉塞了的咽視管，另外試試我的通咽視管處方藥。在第三次覆診，他說症狀依然沒有改善，不必再診和服藥了。耳鳴惡化機會不大，但目前的症狀將陪伴你一生的，你視它為睡覺時的背景音樂吧。不久我便離開香港前往尼日利亞工作。

大概 10 年前，在悉尼和友人聊天談到耳鼻喉和我數十年的耳鳴，他說此地有一很了得的華裔鄭姓耳鼻喉專科，着我前去試一試，看他診斷如何。如以往一樣，一一陳述了症狀和曾採用療法，他先施用音叉測試後再送我入一密封的漆黑音響測試間，戴上耳機，手持按鍵，每逢聽到聲音便按一下，音頻低高左右交替，我只感到呼吸緊促和心跳聲還高於他所施放的音頻。測試完畢離開時我深深緩舒一口氣。他拿着測試結果跟我解釋，雙耳分辨音頻相當正常準繩，達到 97%，只是右耳對一兩個音頻反應慢了點，我答是的，我當時要分辨一下是我固有的耳鳴聲還是測試的音頻才決定按不按鍵的。他總結說：你的聽力正常，不必再深究或照 X 光追索三塊聽覺小骨位置和咽視管的現狀，和 1975 年劉醫師所說一模一樣，視既有的耳鳴為伴睡的背景音樂好了，也許當你的耳鳴消掉後太清靜了而不能入睡呢！

我即時接納鄭醫師的診斷總結，相顧哈哈，握手謝謝而別。

（關信陵—1967 男高中毅社）

● 陽山雞（轉載自 6 月 28 日經濟日報—名食 Guide）

市面食肆今天紛紛以雞作為招徠，平至一元一隻雞，也有 500 港元一隻雞，但如何鑒定何謂靚雞，實在有一套標準。最簡單測試方法是白切雞或清水灼雞，煮熟的雞不加任何調味料，放入口來品嚐，肉會散發出雞的鮮味。灼完整只雞後，那煲清水加點鹽花就變成雞湯。

去年底，我在連州宣傳菜心節的時候，他們將菜心切段，將雞切成小件同煮，放點鹽巴，一煲口味鮮甜菜心煮雞就此完成。試食後，那種鮮甜雞味常留記憶，問問身旁老友記是甚麼雞，他說是陽山雞。

這是我第一次聽這個名字，再細問下去，原來陽山是出礦產地方，在連州過去不遠，那些雞是放養在山上，養殖一般超過 200 天，以粟米、穀類、米碎為飼料，每日只餵一餐。1 個月前，以前拍《日日有食神》導演福仔，在微信中介紹我說，在深圳找到陽山雞，還詳細說明路線，在福田口岸坐龍華綫（4 號綫）到少年宮站，轉乘龍崗綫（3 號綫），坐兩個站到華新站，

從 A1 出口往前走約 80 米，便到了「興清湯羊火鍋店」(電話：0755-82781989，地址：深圳福田區華強北紅荔路 3003-6)。點了一隻陽山雞，冬瓜湯底。再點了羊肉餅及炒羊肉碎，用袋餅包着吃，十分合我胃口。

至於陽山雞如何好吃，留給為食老饕自己找答案好了。

(群社 梁文韜)

● 趕船紀趣(尾篇)

午宴過後，距離母校週年聚餐尚餘幾個小時，一般來說，我們都會趁這段空檔找找舊同學，買些零星手信，或者到銀行查看戶口，澳門政府自動轉帳給我的生果金，我習慣取之於澳門應該用之於澳門，所以家中便買了一大堆各色零食，保健藥物，衣著用品，到最後用之不著，成了垃圾。可是，今次卻再無閒情去理會這些鎖事了，因為從三軍俱樂部出來，滿以為午間雲霧便會消散，可是，微弱的太陽，對驅趕霞霧毫無幫助，街道間視野依舊惡劣，港澳的海上交通最讓我們擔心，誤班誤點已成定局，悲觀一點來說，餘下的晚上我們是否還有航班可誤？湯漢樞機在港公務繁忙，延誤不得，我們趕緊送他和相隨的同學到碼頭，希望能把握時間趕上停航前的班次。終於我們在焦慮了幾個小時之後，在一片停航和船隻被迫折返的嘈雜聲中，駁通了他們的手機，知道湯樞機已身在航途之中，各人才放下心頭大石。

船隻停航的訊息傳個不斷，尋找客房便成了當前急務。在酒店區旅客洶湧之中，要找個客房殊不容易，猶其滯留澳門的觀禮同學多達十餘人，要找十個八個客房來滿足我們簡直不切實際，為權宜之計，我們決定先爭取到兩至三個，在最壞情況之下，讓大家打地鋪過了夜，翌日才作其他打算。黃潔盞是澳門地膽，在她的關係之下，我們終於解決了酒店的問題，不但取得優惠而且將普通客房升級為套房，要不是急著於要返回香港，若以這優廉之價值能入住這些五星級豪華賭場酒店，享受這超豪待遇，實在是夢寐以求的好事，可惜我卻歸心似箭，想到明早面對一大籬的公私事情，根本無心去體會這難得的機會，在酒店擾攘一番，轉眼又到下午五時了，我們這群同學決定往漁人碼頭出發，參加母校晚宴。

抵達漁人碼頭，時已黃昏，太陽本該下山了，漁人碼頭本是觀賞太陽入海的最佳地點，橘黃色的海水承托著緩緩而降的黃昏太陽，海空合而為一，這黃昏景象曾讓幾許遊客駐足神往。可惜，可愛的太陽不知去了那裡？海上更無漁舟晚唱，天空絲絲細雨夾雜著濃鬱的黃霧，不斷迎面吹襲，想起返家航班未卜，心如懸垂，跟著領頭的同學惘惘然進入了漁人碼頭。

碼頭佔地甚廣，是招待遊客的必然景點，可惜日久失修，已無復當年啟業時的輝煌，工作人員異常匱乏，指示牌形同虛設，公共燈光也欠明亮，對初來步到的人客異常不便，我們花了不少時間才找到宴會廳。

進入宴會廳卻另有天地，那些玻璃吊燈在高聳的天花底下，把大廳照得一片通明，筵開近八十席，我被安排與李主教及校長們同席，數百名同學師友和賓客們絡繹到齊，堪稱是近年最有人氣的聚會，可是，一人一句，數百人彼此間的高聲談話，在不覺間很快便匯成了一股噪音大洪流，不但主教及校長們的演講深受聲浪滋擾，代表政府之主要嘉賓也無奈被逼數度歇口停頓，不良影響頗深。各類歌唱表演節目繁多，加上似乎並無休止的幸運抽獎遊戲，讓擴音器傳出強勁的音樂節拍聲、和抽獎主持人的亢奮呼喊聲，歷久而不息。青年人興奮，老人家要命。坐第一圍近舞台的我，這時心跳如鼓，脈搏幾欲破胸而出，舊病復發已逼在眉睫，為了活命我也顧不了正常禮節了，隨即起座向主教及同檯嘉賓匆匆告別，我與林慧儀迅速離開大廳，直奔街外，希望耳朵和心臟好好調整。可是大廳之外，又已不同了世界，原來的出入口被關了，請改用其他出口，至於用那個出口，出口在那裡？卻沒有指示，相信是為了節省電力吧，廳外少

了很多照明，在偌大的碼頭底層，我們左尋右找，卻碰不到一個可資詢問的員工，擋在面前的祇見幅幅陰森牆畫，就是無法找到正確出口，這有點像迷失於緊張大師希治閣時代的荷李活影棚，非常無助。幸好，我倆也不是擒兇記的主角，過了不太久，有個頗有打扮的中年女仕從遠處遙望而來，她熟悉這裡，一下子便將我們帶出街外。

街外景況更為駭人，團團霧氣包圍下的街燈，像極垂死的病人，連面前的車牌號碼也看不清楚，我們站在路旁，車輛一一在身邊擦身而過，險象橫生，響號不斷，那位女士很為我們的處境關心，她知道我們在等的士往港澳碼頭後，竟然毫不客氣的說；「站在這裡，沒有可能」，她提議我們行往另一間酒店，那處或許有些機會。澳門的士服務早為遊人所詬病，「搭車難，難於行路上石岐」，要我們步行往另一酒店，卻看不清楚東南西北，真的不知該如何走法，但在沒有其他選擇之下，惟有接受現實，也看不清那條是斑馬線，那裡是車輛道路，挽著那幾件沉甸甸的環保袋，迎著細雨，踐踏著路上水花提足而往，內心卻不斷埋怨母校給我們的禮物何其多也，猶其環保袋內的學校刊物，既有我私人的份兒也有屬同學會大眾會員的份，書籍刊物斤兩之重？年青時不知，高齡若我者，定必知之深也。祇知雙手開始發軟，雙腿更軟，衣履盡濕，不知行了多久了也，一個轉灣之後眼前一亮，喜不自勝，竟然是酒店在即。從司機口中知道，暫時未有停航廣播，最終把心一橫，一試運氣，決定不回酒店叫司機直趨碼頭。至於在漁人碼頭遇到的那位好心女仕，她的善意，讓我一直懷念至今。

(恆社 1959 李萬益)